

陳博文短篇小說

（自選集）



陳博文短篇小說
〔自選集〕

序

司馬攻

短篇小說便於迅速反映現實，所以有人稱它爲文學中的突擊隊、輕騎兵。魯迅說：短篇小說是大伽藍中的一雕蘭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短篇小說有見微知著的社會功能。

泰華文學有九十年歷史，短篇小說一直成爲一個讀者喜愛的文類，並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長期的繁榮於泰華文壇。成爲泰華文學的主流。八十年代初期泰華的短篇小說也曾激起了一陣浪花，但風光的時間不長。

陳博文先生是文學的多面手，有人說：陳博文先生最拿手的是散文與雜文。但是，他的短篇小說獲獎的更多。歷屆泰華文壇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如果陳博文先生投稿應徵，每次都能獲獎。因此，可見陳博文先生短篇小說的功力並不平常。

一九七三年，陳博文先生開始從事短篇小說創作。一九七四年新中原報與八屬會館聯合舉辦泰華短篇創作、翻譯及散文徵文比賽。我忝爲該次徵文比賽評委，陳博文先生的〈放下屠刀〉榮獲短篇小說創作「金筆獎」季軍。他一出手便鋒芒畢露。

一九七九年，新中原報大衆文藝版主辦「泰華短篇創作金筆獎徵文比賽」，陳博文

先生以《開天闢地》獲得冠軍。

《開天闢地》深得讀者的好評，尤其是身爲該次徵文評委之一的文壇前輩吳繼岳先生，他對《開天闢地》有精簡的評語：「……作者處理手法，有層有次，合情合理。並以流暢的文筆，生動地描寫深山僻地的景象，和四位主角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過。尤其著重於發揮群眾集體友誼，團結少數民族的崇高思想，充份流露在文裡行間，對讀者有巨大的啓發和說服力，緊緊抓住讀者的情緒，並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些評語是很中肯和公允的。

陳博文先生的《放下屠刀》和《開天闢地》在泰華短篇創作徵文比賽中的挺然秀出，使他更加辛勤地從事文學創作，小說、散文、雜文、詩歌大量的出現在泰華的各個文藝副刊上。同時他以繁榮泰華文學，匹夫有責的心情，多次參加徵文比賽，並屢次獲獎。

收在《陳博文短篇小說自選集》中的得獎作品，除了《放下屠刀》、《開天闢地》之外，還有《咆哮森林》、《大地之變》、《杏林悲歌》，四個「金筆」短篇，因此，這個集子也可稱之爲「陳博文的金筆小說集」吧。陳博文先生以他獲獎的金筆作品爲主，再選出數篇他滿意的，能代表他短篇小說創作風格的作品，合成了這個自選集。

《陳博文短篇小說自選集》中的十四個短篇，雖然每一篇都設置了不同的故事；但取的都是貼緊生活，富有生命力的題材。同時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陳博文先生初期的短篇小說的風格，是寓描寫於敘述，將現代小說和中國的傳統小

說相結合，顯出一種中和之美。後期的則逐漸由傳統向現代轉移，使作品的結構立體化，並著重於人物的刻劃。

短篇小說在泰華文學的長河中潮起潮落。

八十年代的泰華短篇小說潮，後繼無力，很快的退了潮。在低潮中也有一些作者奮力從事短篇創作，陳博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在潮漲時因風作浪，也曾在退潮中溯流而上，力挽狂瀾。陳博文先生在泰華短篇小說低迷中，憑著他的自信和毅力堅持短篇創作，作品不斷出現在各個文藝副刊上，成為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這個集子中所收的短篇小說，便有一半以上是他八十年代後的作品。

我最欣賞的是收在這個自選集中的《放下屠刀》、《咆哮森林》、《大地之變》這三個短篇，對泰國十多年來，鄉村及城市的發展與演變的反映，是深刻而又厚重的。

二十年來，陳博文先生創作了一百多個短篇，他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力行者，是當代泰華文學的佼佼者。

泰華文學的繁榮與發展，離不開泰華作者的辛勤創作。泰華文學的走出湄南河，奔向世界，有多條途徑，其中之一是有賴於文學作品的結集。陳博文先生勤於寫作，並屢將他的作品甄選結集，值得讚賞。

《陳博文短篇小說自選集》的出版，是他個人短篇創作成就的結晶，也是他對泰華文學奉獻的業績。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於曼谷

自序

忽忽之間，一九九五年又成爲過去了。時光過得真快，屈指計算，從事寫作居然也已滿二十年矣。回顧這段漫長歲月，自己以業餘作者身份做出的成績，雖然不算怎樣豐盈，但積少成多，細算數字，竟也接近兩百多萬字。這中間構成的作品，包括了雜文、散文、小說、專題報導等等文體。在一九九四年間，爲新中原報撰寫的《泰國風采》專題，就佔去四十餘萬字。至於其他文類字數比較多的就應推短篇小說了。

二十多年來，一共完成了短篇小說一〇七篇，每篇字數自千餘字、三五千字，以至二萬八千多字，長短不一，內容各異，自知寫作功力有限，然計算字數也達數十萬，在量方面不可算多，在質方面更是參差不齊，根本乏善可陳。

一向來從事寫作並沒有任何企圖，樂此不疲者僅憑自身的愛好而已。所以對題材選擇亦沒有什麼標準取向，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就有點不倫不類，良莠不齊了。前此曾經把這些東西結集成冊，前後出版了三冊單行本，即《人海漣漪》、《蛇戀》、《晚霞滿天》等，這三本短篇小說集，當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作品，經多次翻閱，就發現很多紕漏錯誤，紙白字黑，欲改無從，然心中愧怍難已，故曾希望有機會改正重刊，這本自選集

，就是由此動機所促成。

筆者寫過的百多篇短篇小說，內容包括有傳奇、仿古、言情、社會等等，此次收入自選集，採取的是稍近現實社會題材，排除那些虛幻傳奇、仿古及以一些已失去時間性者、還有部份內容空洞，語句淺薄散漫，故事牽強附會者也被摒棄，因此，收進這本自選集就祇有十四篇而已。

在這十四篇中，有數篇描述內地農村，觸及農民生活現狀以及華人在內地與泰國人民共同生活狀況。其餘各篇則多為都市衆生相寫真，有悲劇也有喜劇，有美好結局也有悲慘下場，總之這社會，就好像一個萬花筒，大家都可窺視到五花八門的現象。

記得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人海漣漪》出版時，曾寫過一篇短序，內中有一段這樣寫：「三十多年來，寄跡於這個擾擾攘攘社會，名利場中，看盡了多少人間悲歡離合、勝敗興亡。這中間許多人物，浮沉起落，就好像在一泓綠水中，投下一片石子，陣陣漣漪，隨之蕩漾，雖然擴散波圈有大有小，有快有慢，然歸根結蒂，一切終歸渺然沉寂，人生結局，不外如是，就算曾經叱吒風雲，威震八方，到頭來還不是一抔黃土，埋葬了世俗恩怨」。

一帆又是再過去廿多年了，社會的發展變易雖然很大，但世事人情，大概還是原質少變，人世間的恩怨怨，永遠是糾纏不清，無從停頓靜止，這也許就是人生吧！

現在這本自選集終於完成出版，其間改正錯漏，增刪字句，校對文稿，花費了不少時間，而且都是自力親為，雖然有點疲怠，但當見到新書出版，一切辛勞都為興奮心情

所掩蓋了。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我最崇敬的司馬攻先生，他在百忙中專抹出時間爲本書作序，使這本拙作更增光彩。

一九九六年元月初

目 錄

序	司馬攻
自序	
開天闢地	1
飄渺情	16
陰謀	47
租賃的愛情	83
幽影	108
晚霞滿天	133
咆哮森林	158
大地之變	183
杏壇悲歌	197
生死之交	215
最後一擊	247
惡念	266
放下屠刀	278
黑心人	291

開天闢地

一

他們第一天抵達這地方的時候，真有點覺得大地茫茫，這裡有的是低矮的荊棘林和疏疏落落的野樹，在那邊山脚下露出了光禿禿的石頭，走上土山一望，山前山後景色都差不了多少，就是這樣一片嶙峋的沙磧地帶，如此貧瘠的土地，要在這裡生活下去，那真是匪夷所思。不過距離這裡大約二十多公里外的高山却橫互在他們的視線之下，遠遠一片蒼蒼鬱鬱，比較這裡似稍有一點生氣。他們攤開地圖用比例尺詳細規劃，這一大片原始地帶，正是政府以前保留的地區，總算在最近宣佈開放給予各地人民進入墾殖，可是那些比較接近開發地區和稍為肥沃地帶已經給本地土著和有潛勢力者捷足先登，餘下的就是這一片較深入的貧瘠地區，從這裡一直伸展到那邊山脚下。

自從二年前畢業農林大學後，有隆的理想就是要把所學到的東西帶到農村，把一切新事物新智識獻給廣大農村民衆，把落後和貧困的農村從頭改造，他的愛人鄔萊和摯友沛汶頌織都是他的同志，他們抱着一股熱誠，希望有機會到農村實地體驗生活，這一次終予如願以償，他們獲得當局批准，而且得到一片土地，使他們可以實地試驗發展他們

理想中的農場，然而今天到達這裡所見的景象，不禁使他們倒抽一口冷氣。當然長期生長在城市的他們，對着如此荒涼的地區，一定會覺得望而生畏，有隆看他的同伴們的失望表情，不禁歎了一口氣說：

「我們到這裡來，第一個目標就是墾荒，我們要把生活在城市裡的一切習慣全部拋棄，必須抱着堅定信心，才能在這樣荒涼的環境裡生活下去，現在我們今夜暫時在這裡過宿，請大家幫忙把應用東西搬下來。」

他們這次在距離千數百公里外跋涉到這裡來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輛破舊吉普車，裝上了滿車應用品包括四個多月食糧，便藥，布幕，獵槍等。

「現在我們今夜暫在這裡住宿，明天再繼續前進，因為我觀察附近實不宜生活下去，第一點就是缺乏水源，任你怎樣耐勞刻苦，亦難把這問題解決，如我的預料不錯，那邊山腳將是一片沃土，我們明天向那裡前進，或可碰見理想新天地。」

一宿無話，天一亮他們就打疊一切，向預定目標進發。這裡已經屬於無人地帶，吉普車幾乎無法前進，有的地方野草長度比人還高，他們四個人抽出荑草長刀一路披荆斬棘很吃力地推着吉普車前進，總算越過一大段崎嶇地帶，前面呈現一大片平坦碧綠草原，好一個新天地，他們不禁雀躍歡呼，這裡距離大山腳下只有一小段路，他們看這一片理想地段，各人心中不約而同地推想，這片地方才是他們理想的天地，沛汶第一個跳躍向前奔跑，他隨手拔下一把長長嫩草儘情地狂嗅：

「這是一片多麼肥沃的土地呀！你們只要看這些草如此肥大壯碩，就可得到證明。」他們三個人隨着他向前載欣載奔。

「現在我們決定在這裡開拓我們的新天地。」有隆大聲喊着，鄔萊頌織亦隨着他們歡呼，遠遠的山峰響應着他們喊聲：

「新天地！新天地！」

這一塊處女地十分遼闊，如想憑他們四個人的力量要把它全部開發，那是談何容易。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決定，放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將是很多很難，現在時間已將近午，第一件事，必須安頓住宿地點，現在我和鄔萊共同佈搭帳幕，沛汶你帶同頌織各處踏勘，找尋水源，此地如此潮濕相信水源一定不遠，你們必須於日落之前回來勿誤。」有隆像軍隊主帥般地發號施令。沛汶隨手拿了獵槍和頌織手攜手地慢慢向山坡前進，一路上野樹蒼蒼綠草沒脛，成群的蝴蝶隨風飛舞，山坡上長滿了五彩繽紛的野花，他們撥開長野草尋幽探勝般逐步向前邁進，一直走到半山腰，眼前呈現一片蒼龍景色，這是一幅天然美麗的佳景，周圍古木插天，大地上鋪了一層厚厚的枯葉，筆直的椰樹棕樹掛着一顆顆果實，猿猴和飛狐在濃密的林木頂端躍來跳去，他們目睹如仙境般的景緻，幾乎給它迷住了，如果能在這樣的環境住下去那不是人生樂事嗎？

「不要老是痴痴迷迷，我們應該沿途留下記號，回程才不會迷失，否則在如此廣闊的林子裡恐走不出來。」

頌織說後拿出一束白色膠紙，撕下一小段貼在一株野生香蕉叢上，沛汶翹起姆指讚許他的精細，他們就這樣沿着樹木空隙逐步向前，最後終於到達一座高聳山峰下，仰視削壁巍然，前面下邊則是一條澗道，這時恰值旱季，澗底潺潺流水清澈照人，他們終於找到水源了。

深山的景色實使他們這些長年居住城市的人覺得格外新奇，尤其是周圍寂靜得連自己的呼吸都聽得清楚，間歇地遠遠傳來一兩聲鳥啼蟲鳴的聲響，打破了空山寧靜氣氛，他們站在一片岩石上凝望遠山蒼翠，山花迎人真是心曠神怡，這時日已過午他們只得戀戀不捨離開，尋覓歸途。

當他們回到營地時，有隆和鄔萊已經把帳幕札搭整齊，鄔萊還在往來檢拾樹枝枯葉，在他們的帳幕周圍堆放了五六大堆，有隆則忙着搭木架煮水，沛汶告訴他已經尋到水源，大家都很高興，這時日已將暮山谷裡天似乎黑得很快，一會兒太陽已經下山，氣溫隨之即時降低，他們即覺得有點寒意，四個人圍着熊熊火堆，一面取暖，一面討論未來工作計劃，有隆說：

「今晚開始在這裡過第一個夜，大家應注意周遭環境，在入睡時請檢查睡袋有無毒蟲蛇鼠，睡的地方有無隙縫洞窟，手電筒刀子應隨身放在睡袋裏，有什麼意外發生要保持鎮定不要慌亂」．沛汶繼着說：

「在林子裡我們發現很多猴子飛狐，這裡一定有其它野獸，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帳幕周圍火堆應長夜不熄，我和有隆分配時間守夜，你們兩位小姐，可以提早休息。」
「爲什麼我們要早睡？我們就不能守夜嗎？」鄔萊提出抗議，頌織亦隨聲附和，最後他們終於獲得協議，每人守夜二小時，上半夜沛汶頌織當值，下半夜有隆鄔萊瓜代。
山中之夜是美麗而脆異的，天空閃閃發光的星星，充滿了蒼穹每個角落，樹木和山峰濛濛一片，四周蟲聲唧唧，遠處斷斷續續地傳來幾聲猿啼，夜鶯掠空而過，播出了陣陣哀調，樹杪不斷傳來沙沙嚮聲，正是飛狐跳躍帶來的音嚮，他們圍坐在火堆旁邊，一

面計劃未來工作，一面領略平生從未嘗遇過的寧靜境界情調，亦屬人生樂事。最後他們決定按照下列程序，逐步開創他們的事業，先開闢一片小型園地種植他們即將需要的食糧，像玉米、木薯、花生等，第二步他們計劃明天起即蓋搭一座暫時性住屋，另一個迫切事務就是開鑿一口水井，解決吃水問題。

日升月落，忽忽之間，他們在這荒山野嶺之間，已經住了將近一個月時間，一切工作照他們預定的時間目標進行。在山坡之陽一座簡陋的農舍已將完成。嶺下一大片平坦草坪已被芟除淨盡，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翠綠的玉米嫩芽，他們存糧雖有限，但這裏有捉不完的野鷄野兔，還有野生的椰樹香蕉，最重要的是水井開成，水源獲得解決。這裡的土地是那麼的肥沃。他們常常談及而發生疑問，為什麼沒有人來此開墾，雖然從前是政府保留的禁地，但一年多前已經開放，距離此地僅百餘公里外的地方都給人們佔盡，難道他們就無法到達這裡？這真是一個謎，說這裡是無人地帶也不盡然，他們在山上發現林木被砍伐的很多，證明在此之前已有人到過這裡。

二.

路是人走出來的。一片荒蕪叢莽地帶，在他們努力開闢之下，居然變成生氣蓬勃蒼翠碧綠的園地，他們除了種植一些必需的食糧外，每天繼續披荆斬棘，向前逐步邁進，這一天他們正在掘土除草，沛汶抬頭忽見遠處山坡上有兩個人正朝這裡走來，這是自從他們到達此地兩個多月時間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人類，他們不約而同的停下手中工作，

大家心裡都在猜想，這是什麼人？從何而來？

「你們看，他們是善意而來，還是別有企圖？」有隆說：

「看他們的裝束，似乎是山裡民族。」頌織說：

「讓他們來了再說，我看沒有問題吧！」他們索性坐下來等個究竟，大約過了一分鐘那兩個人已經距離很近，老遠就舉起手打招呼，有隆很快地站起來，迎着他們走去。人就是奇怪的動物，在都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漠，相反的在這偏僻山區，彼此不相干的人驟然聚在一起却格外感到融洽。

「你們是從那裡來的，看你們裝束似乎像是山間同胞。」

「我們是居住在前面山裡，近來常發現這裡有火光烟霧，所以今天特地來看看。」那個腰間插着腰刀的少年，用不太純正的泰語回答。

「我們是兄弟，住在山裡有我們的家族你們是從城裡來的吧！為什麼只有你們四個人！」說着話的是一個大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穿着黑色的長袖衣，方格沙龍，腰掛短刀，一望就知道是山地莊稼漢。

「我們是畢業農林大學學生，想到這裡實地體驗耕種生活，現在我們正在開闢這片地方。」沛汶說着，指向那一片碧綠的玉米園，臉露得意之色。

「我們猜想你們一定是從外地來的，如果住在鄰近，一定不會在這裡種植，這是一片不適合種植的地方，你們明白嗎？」

「爲什麼？這樣肥沃的土地不宜耕種？」

「這不關地質問題，是神祕力量所支配，不然如此肥沃地區那有任其荒廢。」中年

人說後蹲下去，拿出檳榔桫葉塞進口裡大嚼。

「那麼是什麼原因呢？可以告訴我嗎？」「最好你們能到村裡來，我們的族長自然會告訴你們，我們是善意而來，並無不良企圖。」

「當然很感謝你們的照應，其實我們應提先去拜候你們族長才對。」有隆抱歉的說，「我們要怎樣才能會見族長呢？距這裡有多遠？」

那個中年人站起來指着那邊山峰說：

「就從那邊山岔口進去，你們決定何時前去，現在就可約定，到時我們前來相接。」他們四人互相呆望，一時難以決定，最後還是有隆說：

「三天後我們決定到你們那邊拜訪，麻煩兩位前來帶路。」他示意鄔萊取出一小袋白糖，數件罐頭送給他倆，最後大家在和睦友好的情形下合十道別。

那是一個美好的清晨，金黃色的陽光照耀大地，滿山草木欣欣向榮，有隆他們剛起身不久哈那和巴貪已經到來，今天是約定拜訪他們族長的日子，有隆和鄔萊帶了一包預備好的禮物，包括五谷種子，鹹魚腌肉，作為見面禮，他們隨着哈那，巴貪穿過茂密樹林，攀越數座小山，最後終於到達山岔口，原來在山之內邊是一片很平坦的土地，數十座高脚茅屋建搭在山坡上，村里的孩童看見有隆和鄔萊裝扮和他們不同，大家都圍攏上來，好奇地跟着走，一直到達一座建築比較整齊的茅屋前，哈那才向有隆表示這是他們族長的居址，請他們稍等一等，他自己則跨上梯階，不一會在茅屋走廊前出現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一身苗族裝束，手中握着一柄很長的旱烟管，一口一口的濃烟由他唇邊吐出，哈那站在旁邊指着有隆咕咕嚕嚕在作介紹，老者點點頭，招招手，有隆和鄔萊隨着

他的手勢步上梯階向他合十敬禮。

「老前輩，我叫有隆她叫鄔萊，我們畢業農林大學，希望到農村實地體驗生活，一切還望老前輩指教。」

「你們的一切我已知道，曼谷我亦嘗到過，你們能犧牲城市安逸生活，到這偏僻山區受苦，很難得很難得，願你們有成功的一天。」老族長和靄可親地回答。

「聽說在我們剛開墾的地方不宜耕種，是何原因？請族長給我們指示。」

「那一片土地確是沃土，從前我們亦嘗在那裡種植，可是天災頻仍最後只得放棄，兩年前有一隊外地人亦到達這裡，最後還是失敗，直到你們來到，那一片地方還是荒蕪如舊。」

「什麼天災難道年年都有災禍？」

「你們有覺察到那地方的週遭形勢嗎？它是一片低窪盆地，四週群山環繞每年就只有這三四個月才算乾燥，一旦雨季來臨，那一片地方就長期積水，如果遇山洪暴發，所種植作物將被一掃而空，這就是所謂天災。」

「唔！原來如此，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改造嗎？」

「除非開闢適當水道，讓水流有所渲洩，但那是很大很難工程，恐怕沒有辦法做到。」

「當然，像我們這樣單薄的力量一定無濟於事，但如果讓群眾協力合作，一定能够把這片沃土開闢起來。」

「你們不是說那片地，政府已經批准給你們經營？」